

每个男孩的心中
都住着一个超级英雄！

Antboy

蚂蚁侠



蚂蚁英雄 ②

操纵命运的游戏

[丹麦]肯尼斯·安德森/著
郗旌辰/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蚂蚁侠 操纵命运的游戏

Caozong Mingyun de Youxi

[丹麦]肯尼斯·安德森/著
郗旌辰/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操纵命运的游戏 / (丹) 肯尼斯·安德森著；郗旌辰译。—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9
(蚂蚁侠)
ISBN 978-7-5315-6878-0

I . ①操… II . ①肯… ②郗… III .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 ① I53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005 号

Antboy-Operation skæbnespil © Kenneth B.Andersen &
Høst&Søn/Rosinante&Co.,Copenhagen 2007.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Gyldendal Group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6-67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张国际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110003

发行部电话：024 - 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024 - 23284269

E-mail：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阜新市宏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唐 琨

责任校对：高 辉

封面设计：茹 娜

版式设计：方舟文化

责任印制：吕国刚

幅面尺寸：145 mm × 210 mm

印 张：5.25 字数：122 千字

出版时间：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6878-0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蚁丘	4
第二章 令人作呕的味道	10
第三章 阴影里的演讲	13
第四章 恐怖兄弟和托斯汀	24
第五章 一次奇怪的拜访	30
第六章 世上最糟的话	36
第七章 一场噩梦和伤心的想法	46
第八章 崩溃的超级英雄	49
第九章 一场虚惊	60
第十章 特殊的混合饮料	68

第十一章 不不不不不！	83
第十二章 宿醉	89
第十三章 小电话，大电话	94
第十四章 一个成型的计划	98
第十五章 黑暗中的脚步	102
第十六章 计划	107
第十七章 入室小偷	112
第十八章 英雄还是魔鬼？	121
第十九章 气味背后的男人	128
第二十章 滚开吧，费恩！	131
第二十一章 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	137
第二十二章 一个艰难的决定	141
第二十三章 命运的小啄鸡	150
第二十四章 似曾相识	154
第二十五章 毫无发言权	158
结语	161
编后记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超级英雄	162

序 幕

这是二月的第三十天，尽管日历上还写着冬天，但其实已经是春天了。天空像海一样蓝，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这一天，人们意识到冬天真的已经过去了，而温暖正在靠近。

两个男孩一前一后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中间隔了大概四米的距离。前面的男孩倒退着，两个人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着一只破皮球。他们呼出的气在空中变成一团白雾，又很快地消散了，但是他们还是脱去手套和帽子，外套也半敞着，这样他们就更能感受到空气中那初来的温暖。

他们知道不能在马路上踢足球，这都已经被教育过上千次了。但是今天是特殊的一天。这是春天的第一天，他们实在忍不住。脚痒痒，对，全身都按捺不住，过马路的时候皮球也被踢来踢去，踢来踢去。并没有发生什么，他们控制着球，路上基本没什么车。

一位奶奶路过他们的时候抱怨着，“这里可不是足球场。”她



— 蚂蚁侠 —

厉声说。她一走过去，一个男孩就冲她做起鬼脸。他们又多用了一些力气。皮球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地被踢出去，有些像比赛了。皮球有时候被踢起来，前后飞来飞去。男孩们傻呵呵地笑着，一边喊着：“射门！射门！”好不欢快。

至少直到其中一个男孩把球踢歪，撞到灯柱上飞了出去的时候，一切都很好。

“我来捡！”另一个男孩说着就追了出去。他只顾着球，完全忘了要小心车辆。他跑出去，停住球。此刻柔软的春天气息里突然满是刺耳的刹车声。

男孩抬起头，直接就看到了一对白色的车灯。连尖叫的时间都没有，车子轰然驶向他，男孩恐惧地闭上了眼睛。

他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把他往旁边猛地一拽。皮球从他手里飞了出去。接着是一声轰响，然后那刺耳的声音就停止了。

男孩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先一只，再一只，就好像他害怕将出现在眼前的场景。因为车子撞了他，应该是撞到了，是他一下跑到了车前，然后……

然而，他躺在人行道上，除了左手的





— 操纵命运的游戏 —

一道小伤口之外，他安然无恙。而路的另一边，停着的车身后那轮胎与沥青路面摩擦的印迹蜿蜒着。车道之间躺着那个皮球，瘪得像个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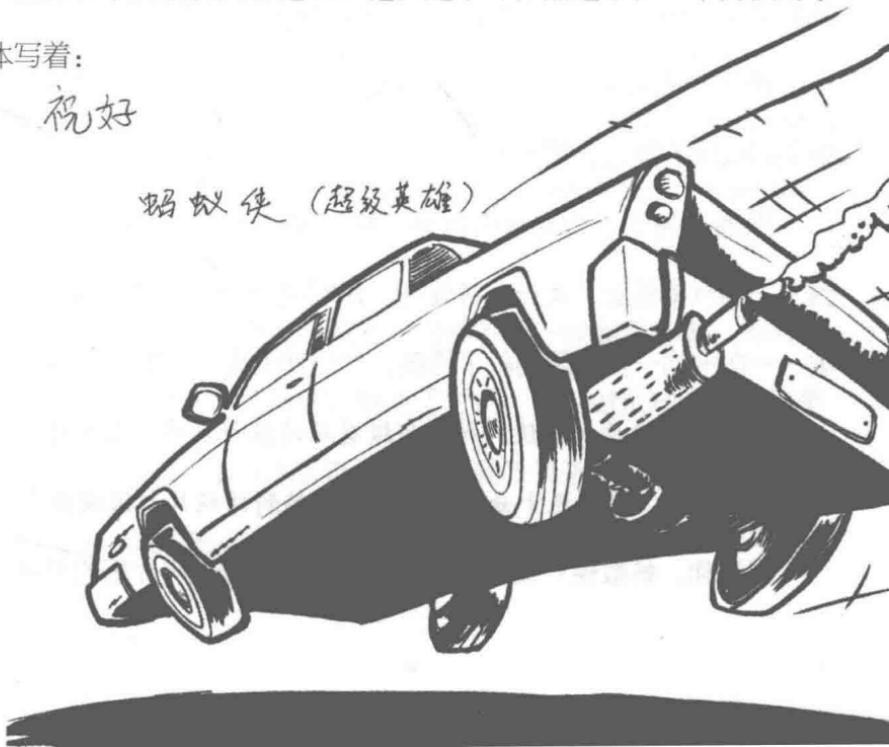
“发生了什么？”他盯着那个坏了的皮球喃喃说道。它现在瘪瘪地待在那里。而那本来可能是他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哪！”他的同伴惊呼着跑向他，“那是蚂蚁侠！是蚂蚁侠救了你！”

“蚂蚁侠？”他惊呼，顺着同伴手指的方向，他刚好看到了一个黑色的披风消失在一个屋顶后面。男孩站起身，发现身旁有一张白色的小卡片躺在人行道上。他捡起卡片，翻过来，一个男孩的字体写着：

祝好

蚂蚁侠（超级英雄）



第一章

蚁 丘

我微笑着捧起报纸，将那上面的一篇文章从头至尾地读了一遍。已经是第四遍了，不过有些事人们永远也不会厌倦，比如读报纸上关于自己的报道。尽管没有人知道报道中的主人公其实是我，因为我的名字——皮尔·诺尔曼——从未被提到过。

那些报道是关于第二个我。这是一个文绉绉的词，不过这的确就是蚂蚁侠的地位：第二个我。

报道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故事。昨天他在追一个皮球的时候跑到了一辆汽车前面，差点儿被轧死。蚂蚁侠——这座城市的超级英雄——在千钧一发的瞬间救了男孩，然后就消失了。报纸上写道：

这是这位自称蚂蚁侠的神秘超级英雄的最新壮举。关于这位披着披风的大侠，资料还十分稀少，目前抓拍到的照片都很模糊。

谢谢你，蚂蚁侠！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旁边照片里的男孩微



— 操纵命运的游戏 —

笑着，手里拿着一个被轧扁的皮球。

“不用谢。”我自言自语地说，然后把报纸上的故事剪了下来。我坐在阁楼上最隐蔽的角落里，爸爸妈妈从没有来过这儿。我把这儿叫作蚁丘——蚂蚁侠的秘密根据地。

我抽出放在两个纸箱间的一个大剪贴本，把我的最新壮举粘了上去。在剪贴本上我收集了所有关于蚂蚁侠的故事和文章，渐渐地越攒越多。本上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去年九月，我抓住了两个偷画贼。那是在我被一只碰巧被我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了半分钟的蚂蚁咬了一口之后。从那天起，那个小个子的胖墩儿皮尔·诺尔曼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在一个几乎没有离开床，除了睡觉什么事也没干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突然拥有了世上最美妙的能力：我跑得很快；能沿着垂直的墙攀爬；变得像牛一样强壮……还有其他一堆超酷的事，总而言之，曾经的小啄鸡，人人都可以欺负的皮尔·诺尔曼，变成了超级英雄蚂蚁侠。

要战胜自己做一个超级英雄，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万事开头难嘛！但是在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一切就很顺利了。那剪贴本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且，所有我收集进去的故事，只是英雄事迹的一小部分。



几乎每天我放学回到家，就到阁楼上取我的制服，然后骑车到教堂，爬到钟塔的顶上，换装成蚂蚁侠。之后，我就守卫着这座城市和她的好市民们。昨天那个男孩是我从车前救下的第三个人。此外，我还从高高的树梢上救下了不知多少只小猫和爱爬上爬下的孩子。除了那两个偷画贼之外，我还抓住过各种小偷和抢商店的人。报纸上说，在我们这座城市，罪犯们再也不能无法无天了。

我合上剪贴本，满足地叹了一口气，把它重新放回两个箱子之间。嗯，蚂蚁侠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了。

但做超级英雄不总是那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那像漫威的连环画里画的一样有趣和刺激。首先，做超级英雄要占用超多的课外时间；其次，在两次事故发生之间常常会隔很久很久。

有的时候我在教堂顶上连坐好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这里不是纽约或者什么国际化大都市，充满了劫匪和歹徒。这里只是丹麦一个普通的小城市，很少发生什么大事。

还有就是冬天。大雪，寒冷，霜冻。如果你的制服是用万圣节戏服改造的，像厕纸一样薄，在冬天当超级英雄绝对很遭罪。在连环画里超级英雄和坏蛋们显然可以全年都暖暖和和的，尽管他们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紧身衣到处跑。也许不怕冷也是他们的超能力之



— 操纵命运的游戏 —

一吧。但是很可惜，我不具备这种超能力，在十月初的时候，我就冻得不行了，我不得不在制服里面套了三件羊毛毛衣和两条裤子。这有点儿约束了我的行动，搞得我更像一只大绿头苍蝇，而不是一只小蚂蚁。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想被冻得发抖，所以必须穿多些。

幸运的是，现在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可以摆脱两件毛衣了。

我听到一辆车拐进了车道，我看了看表，四点过几分，这应该是妈妈回来了。爸爸一般得到六点才能到家。就在我刚刚关上阁楼门的瞬间，大门被打开了。妈妈走进了厨房。

“嗨！”她对我说，把车钥匙挂到冰箱旁边的小钩子上。

“嗨！”我答道，然后走下楼梯。

她微笑着转过来看我：“你就站在那里迎接你工作了一天的疲惫的妈妈吗？”

“当然啦，”我说着像模像样地鞠了一躬，“我是礼仪先生。”

“哦，我的礼仪先生，”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所以你可以从拿走自己的书包开始做起吗？它就躺在门廊的正中间，挡住了路，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的，你应该把书包拿到你的屋子里去，还是我记错了？”



“你之前是说过。”我说着走到外面拿起了书包。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大概是第 117 次了。你有的时候简直跟你爸一模一样。”

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有点儿不同——更冷一些——尽管妈妈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的心好像被轻轻地刺了一下。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妈妈问道，我背着书包回到厨房。

“有点儿无聊。”我答道。除了报纸上的新闻，今天什么好玩儿的事都没有发生，只是在教堂顶上刺骨的寒冷里待了两个半小时。也许在小城市做超级英雄就是这样吧，不过，这其实也是好事，至少说明我们的城市很安全。

“这可不好，”她一边有点儿心不在焉地说着，一边整理她带回家的购物袋，“你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趣点儿吗？”

“嗯，或许能吧。”我回答道，微笑着想象我为了生活更有趣，而让人们陷入危险的画面。

“我今天买了些水果回家，”她说着从袋子里拿出香蕉、苹果和葡萄摆在桌子上，“我们应该反省一下你的减肥计划了，皮尔，我觉得它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我永远都在减肥，但我还是像以前那么圆滚滚的。可能是因为



— 操纵命运的游戏 —

我每天都要吃一根巧克力棒，喝一大杯浓缩果汁吧。我不得不这样做，作为蚂蚁侠我需要糖分。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糖分的话，我的超能力就会消失。但是妈妈要是发现我这么干的话会杀了我的，不管什么英雄不英雄。

门响了一声，之后就被打开了。

“嗨！”是爸爸的声音。

妈妈看了看冰箱上的表，“你今天回来早了。”

“有一个会议取消了，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挺好。”妈妈说，她的声音里又带上了冰冷的语气。天哪，我真讨厌这语气。苦苦的发黏的空气让我想起发霉的蜂蜜，这让我几乎流下了眼泪。这是我闻过的最糟糕的气味。

爸爸妈妈好像什么都闻不到，毕竟他们没有蚂蚁那么发达的嗅觉。

爸爸冲我笑了笑，是那种虚假而勉强的微笑，然后离开了厨房。

“我上楼去做作业。”我抢在空气恶化到我不能呼吸之前说道。

我猜妈妈没听到我说话。我猜，她的思绪在别的地方。

第二章

令人作呕的味道

晚饭后不久，他们开始吵架。这是这星期的第三次了。比上个星期少两次，当然也并非什么好兆头。

他们开始吵架时，我正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看书。我尝试着忽略他们，但是书上的文字在我眼前跳来跳去，句子也读不通顺了。他们吵架时从不冲对方吼，我想是考虑到我。但是我有的时候仍能听到他们提高了声调，之后就压抑着用颤抖的声音喷出那些可怕的词，这比吼叫更糟。

我不知道这次他们在吵什么，因为我试着不去听，但是很明显今天他们曾约好了什么事。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开始吵的，只是突然就变了。妈妈指责爸爸从来不会去超市买东西也从来不肯晾衣服，同时，妈妈也不明白爸爸的工作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忙。

这些争吵和控诉在空气中飘着，我的肚子越来越疼。我厌恶他



— 操纵命运的游戏 —

们这样。他们听起来完全就像学校里那些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情吵起来的同学。我从没想过原来大人也会这么孩子气。

我起身走到门边。“砰”的一声关上门，他们安静了下来。很好。但是，那股味道还弥漫在空气中。

这大概开始于半年前。跟那只小蚂蚁咬我的时候差不多。开始是一些我之前没有注意过的小事，比如阴沉沉的评论，冷冷的语调。到了秋冬的时候，这些变得更加频繁，逐渐演变成了小的争吵，之后是大的争吵。现在爸爸妈妈出门前不再亲吻对方了，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们也不再手牵着手。就算他们冲着对方笑，看起来也都不是真的。一切都那么可怕。

我在旁边时，他们从来不吵架，但是他们也不说话。四周是那么静，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最近几周这种沉默变得更长，更沉重。这是最糟糕的，我突然有些怀念他们吵架的时候，至少那还算在一起说话。

现在屋子里一片寂静，但是我比刚才还打不起精神看书。我一直在听爸爸妈妈是否愿意再在一起说说话。

最后我放弃了。我放下书走到厨房去，妈妈坐在饭桌前翻看着报纸。她看起来也不像是真的在看。



爸爸坐在书房里，可以听到电脑恼人的嗡嗡响。

“我去威尔姆家。”我说。

妈妈抬起头，“什么？”

“我去威尔姆家。”

她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她一定觉得这个主意不太好，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但她闭上了嘴，点了点头，“最晚八点三十回来。”

“那时候你和爸爸就又是好朋友了吗？”

她叹了口气，悲伤地笑了笑。我甚至要哭了。“我们听起来很蠢，对吧？”妈妈问。

我没回答，我的嗓子里好像有个肿块堵着。

“八点三十，”她重复道，“给威尔姆带好。”

我点了点头，向走廊走去。她突然叫住我，“皮尔。”

我转过身。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没事。”

“拜拜。”我说着转过身要走，她又叫住我。

“怎么了，妈妈？”

“这一切肯定会好起来的，皮尔，”她顿了一下说，“我保证。”

我点了点头，在眼泪掉下来之前赶紧离开了家。